

行政長官梁振英先生：

相信每個人都冀望踏入社會後能夠為社會作出貢獻，所以踏入社會前下過不少苦功。相信聾人也是，可惜社會似乎不給予聾人機會來為它服務，也無協助聾人融入主流社會，創造共融環境，尤其是教育制度。

每當被歸納入聾人/聽障人士時，就會被派往特殊學校上課或配助聽器，這看來這事是理所當然的。但是我認為這些措施反而是害了我們。我是一名先天性聾人，因有嚴重聽障而在幼兒時期進行了植入人工耳蝸手術。小學及中學都是在聾校就讀。如果問我讀得如何？成績如何？因為那時聾校是與世隔絕，聾校裡只有聾人，老師、校長等等基本工作人員，根本不知道外面社會是如何？發生甚麼事？所以我自信滿滿地說：我考得相當不錯，而且讀得頗開心的。原來我只是井底之蛙，當我完成中學課程後，我考入了 IVE 的文憑課程，當我進入 IVE 讀書後，那情況簡直是慘不忍睹。我一直戴上耳機，也不能幫到我學習。我經常心想：為甚麼我讀書這麼痛苦？為甚麼我與其他學生交學費的是一樣的，其他學生輕鬆地上課，我卻要承受比他們多的困難？

還有，以往我在聾校時和聾同學聊天，雖然他們，包括我都戴上助聽器或人工耳蝸，而且被訓練用口語溝通，但是同學們自然地用手語來聊天。就算同學們接受言語治療，他們深知自己的口語能力較弱，也無法有信心與健聽人士溝通，聆聽對方在說甚麼。因此對聾有深深的自卑感，還怪父母為何生他成聾人。聾人與社會之間似乎有道牆，無論聾人花了多少努力，也無法打破那道牆，也不敢面對社會，因為覺得社會沒有空位可容納他們。

現在，我是一位聾人教師，在實行手語雙語計劃的主流學校服務，經過兩年在內的觀察，我發現聾童在手語支援下學習得很愉快。上課時，聾童透過手語來學習，而且是輕鬆地學習，不用辛苦地看老師的口型，猜測老師在說甚麼。而且他們能夠與健聽同學一起學習，又沒有妨礙對方學習。小息時，看見聾童與健聽同學一起玩耍，一點也沒有對聾人這身份產生自卑，反而覺得與健聽同學其實是沒有分別的。健聽學生也獲得裨益，健聽學生在關愛共融的校園環境下成長，建立尊重每個人，包容對方的精神，同時亦讓雙方明白一個道理：別人各有長短，只要努力總會有成績。

總括而言，我只不過希望政府可以給聾人希望：在手語支援下進行學習，將來為社會作出貢獻，而不是剝奪聾人在平等機會下學習的基本人權。再者，有不少研究都顯示手語的確能幫助聾人，在語言、認知及心理都有正面發展。還有，中文大學已把主流學校及實行手語雙語計劃的學校的成績統計，結果手語雙語計劃的合格率遠遠高於主流學校。既然已有很多理論、數據證明手語雙語計劃的優勢，為何政府依然執迷不悟，不肯調撥資源推動手語雙語計劃，只是繼續空談共融教育呢？

盼 閣下明白聾人的痛苦。

聾人老師

張珮賢上

21/5/2014

To the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of Hong Kong Mr. C Y Leung,

My name is Mandy Tang Hoi-Man, I have severe hearing loss on both of my ears since birth. I began my speech training since age 1. I was raised by my hearing parents and grew up in an oral environment with no exposure to sign language and Deaf culture. I went through primary and secondary mainstream education in Hong Kong, and later continued high school and university education in Fine Arts in Canada. Upon university graduation in 2006, I returned to Hong Kong. In 2010, I began a one year full-time Master degree in Linguistics with a focus on Sign Linguistics. Currently, I am working as a teacher for the deaf under the Jockey Club Sign-Bilingualism and Co-enrolment in Deaf Education Programme at the Kowloon Bay St. John the Baptist Catholic Primary School, for the Centre for Sign Linguistics and Deaf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I realize the suppression of the use of sign language and the lack of support for deaf students in Hong Kong, especially in education. I am committed to supporting and advocating the use of sign bilingualism in education for the benefits of deaf children enrolled in mainstream schools. I will share my own insights especially on the importance and benefits of sign bilingualism in education for deaf children.

A lot of people often wonder why I choose to become a sign bilingual while my speech is excellent and that I seem to fit in well in the hearing world. They thought that my clear speech ability give me happiness through academic success and achievements, and pride to fit in with hearing people. In fact, people often not able to understand the effect of limited hearing reception and the underlying psychological burden and pressure while I grew up using oral language only. I often felt lonely when studying in mainstream schools where I was always the only deaf student, and I developed a shy and introvert personality, being deprived of social interaction with hearing classmates with the fear of feeling different from them. Feeling different was a major psychological burden for me to accept and embrace my identity as a deaf person, and to feel confident in whatever I did or wanted to pursue while growing up.

It is sad that in Hong Kong, social inclusion means for the disabled to be accommodated and be accustomed to the standard and desires set by the majority. Deaf children are expected to become 'hearing', to be in the hearing culture and to use speech. Being Deaf, being in Deaf culture and to use sign language in Hong Kong is misunderstood by the majority as underprivileged and inferior. Only after my Master degree where I learnt more about sign linguistics and sign bilingualism, I started to develop a sign bilingual-bicultural identity where I can feel proud and comfortable to be whom and what I am now.

Developing a healthy identity is paramount for a deaf child to attain their full capabilities. Sign bilingualism opened up choices and more guarantees than contact with just one language, in my case, with just oral language. I wish I had become a sign bilingual since early childhood for the benefits for accessing wider world knowledge and cognitive abilities, and to develop better social and interpersonal intelligence to be acculturated to both the hearing world and Deaf world using oral language and sign language.

The Jockey Club Sign-Bilingualism and Co-enrolment in Deaf Education Programme at the Kowloon Bay St. John the Baptist Catholic Primary School is exactly helping deaf children to learn and to grow up happily for who they are. Their academic performances get better with the sign language exposure and support from their deaf and hearing teachers. They are all now learning equally with other hearing classmates, and they are all respected and being appreciated for their strength and own difference as a unique person. This learning environment also in turn alleviates the inclusive atmosphere in the whole school. It also proves a great outcome as the school is honoured to be selected as one of the Caring Schools for Students with Special Education Needs in the Caring School Award Scheme this school year.

I hope you can support the sign bilingual education for the sake and future of the deaf children who can be as bright as they can be! You will not be disappointed to see how simply and how great a sign bilingualism as a language preference in education can open up the full potentials and possibilities of individuals who benefit from it.

Thank you!

**“One never regrets knowing several languages
but one can certainly regret not knowing enough...”
- François Grosjean**

Yours sincerely,

Miss. Mandy Tang Hoi-Man

Teacher for the deaf

At the Kowloon Bay St. John the Baptist Catholic Primary School
for The Centre for Sign Linguistics and Deaf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致行政長官梁振英先生:

本人為主流學校老師，從事教育工作十六年，自香港中文大學手語雙語共融教育小學計劃開展，一直參與該項目之研究及發展工作，見證著聾生和健聽學生一同讀書，一同遊戲，一同成長。因得到計劃的幫助，聾生可以投入參與在主流學校的課堂內外活動，發展口語之同時亦發展手語，可以用口語或手語與健聽老師、聾人老師、健聽同學溝通，自信心因而得已建立起來。以手語口語學習，更有利掌握和理解知識，應付主流學校的課程。因得到計劃的幫助，健聽學生更了解及接納聾同學，在學習上互相扶持幫助，亦可以學懂手語，與聾人老師和聾同學用手語溝通，有的更能勝任為小小翻譯員。計劃至今已八年，達至融合教育的指標，創造出手語雙語共融新的教育模式，成效有目共睹。

捐助此計劃之基金將於今年七月三十一日完結，正意味著手語雙語共融教育將會在港消失，這是非常可惜的事。作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有責任延續此計劃，提供高水平的融合教育服務。教育局在二零零八年已編制「全校參與模式融合教育運作指南」，致力使學校能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締造共融的校園，但成效未見顯注。手語雙語共融教育是真正的融合教育，聾健學生相處融洽，彼此學習，營造關愛、尊重、互助、共融校園。按照平等機會委員會在二零零一年擬備的《殘疾歧視條例教育實務守則》，已清楚訂明聾人應得到《條例》下法律保障的權利，享有平等的教育機會，「如因殘疾人士要使用輔助器材，或要由助理人員（例如：傳譯員、閱讀者或照料者）陪同而給予該殘疾人士較差的待遇，這種行為即屬殘疾歧視。」聾生必需手語支援，現時得到手語雙語共融教育計劃的幫助才得到好的待遇，如手語老師、手語傳譯員服務等。隨著計劃結束，所有支援隨即消失，給予聾生的是較差的待遇，這起不是殘疾歧視嗎？

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公約》已於二零零八年八月三十一日起，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包括香港特別行政區生效。《公約》第二十四條清楚訂明*確認殘疾人享有受教育的權利。確保以最適合個人情況的語文及交流方式和手段，在最有利於發展學習和社交能力的環境中，向盲、聾或聾盲人，特別是盲、聾或聾盲兒童提供教育。*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理應根據《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公約》的規定，於本港主流學校提供聾生手語支援，把手語納入融合教育，延續手語雙語共融教育，提升本港融合教育的質素。

方敏菁老師

2014年5月21日

在主流學校推行手語雙語

致行政長官梁振英先生：

本人為一名有十七年教學經驗的教師，先在主流中學工作十一年，然後加入香港中文大學手語及聾人研究中心的手語雙語共融教育計劃(每級的其中一班有五至七名聾生，和二十多名健聽學生一同學習、一同活動)教授聾健學生，在伙伴的小學和中學工作共六年。

聾人教育應有聾人老師和手語

根據「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公約」，在教育系統中加入聾人老師和手語，讓聾人以他們的母語—手語，無障礙地學習，是聾人的權利。可是，現在香港教育局推行的融合教育，把聾孩子放進主流學校後，完全沒有手語的支援，語言障礙令學校內的資訊不能全面通達至聾生，影響他們的認知發展和學習；令老師不能和他們有效溝通，未能明白他們的學習難點和配合他們的需要；令他們和同學之間不能無障礙地交流，影響他們的社交和人格的完整發展。為禍之大，叫人心痛！

手語不會令聾生不說話

早前，教育局的官員到計劃的伙伴學校聖母院書院探訪，高級的官員們仍把遠古年代的謬誤掛在口邊，說有了手語令聾生減少說話，這實在令校長和與會的老師驚嘆，因這完全有違他們每天所看到的，就是計劃內的聾生遇到健聽老師和同學都會盡力以口語和他們溝通。事實是，有了手語的支援後，聾生更能明白字詞句的意思，令他們學說話時更能牢記相關的讀音和明白在什麼情況下應用，而且他們身邊的都是健聽同學，口語語境如此豐富，他們怎會不說話？他們都是雙語的，對方懂手語的，他們打手語；對方手語不靈光的，他們轉台說話，聾生們自小便有這本領！其實，國際的研究也從未能証實手語令聾人不說話，相反，很多理據都證明了手語能幫助聾人認知和語言的發展。在此請官員們多看看世界有什麼轉變？真的不要再繼續散播遠古的謬誤了。

其他教學策略不能取代手語作回饋

另外，貴局的官員說老師可用其他教學策略取代手語來教授聾生，例如：寫 step cards、老師寫字在「紙仔」貼在聾生的案頭等。聾生聽不清楚就是聽不清楚，這是不能逆轉的，就是因不能單靠聽力全面接收課堂的訊息，所以就要看，但如只靠投射一些影像、寫些「紙仔」，這樣真的能令他們明白深奧的概念嗎？如這些方法真的能取代一個語言來讓聾生有效學習，香港的聾人為何大學入學率低得如此恐怖？相反，在我們的計劃內，我們強調雙語，手語和口語互補，聾生可透過這兩個語言配以適切的教學策略百分之百獲得資訊，課堂上如有什麼不明白的，他們可透過這兩個語言(視乎聾生覺得哪個語言較能表達當時的情況)即時向老師發問，老師也可即時洞察他們的難點而作出即時的回饋。在教學裏，適切的回饋對學生的學習是非常重要的，一節課堂包含很多複雜的概念，如只靠寫「紙仔」，即時的回饋便會被拖延、剝削，這又怎會是有效的學習？健聽學生都不會只靠這些方法學得好，為何聾生就只能是這些？這分明是在剝削他們的學習權利，不要告訴我們教育局現在的政策已是最好，因手語雙語教學模式便證明了有更好的！

過往香港的聾人教育真的為害了很多聾人，今天他們學歷低、語文弱、生活困難，都拜無效的教育系統所賜。現今社會資源豐富，本人懇請政府能有效運用資源，在教育系統中(學前、小學、中學、大專大學)加入手語和聾人老師，讓本應生而平等的聾人今後得到公平的教育機會。

何智敏



20-5-2014

親愛的行政長官梁振英先生：

本人是九龍灣聖若翰天主教小學副校長，自 2007 年 9 月開始統籌「手語雙語共融教育計劃」，並任教共融班達 7 年。

在計劃下看到聾生健康快樂地與健聽同學一同學習，一同生活，真正地體現融合教育的精神。聾生通過手語學習，使他們打破溝通的障礙，學業成績不斷提昇，令他們更有自信。他們十分努力，堅持學習，為自己發亮。聾生與健聽同學無異，他們有平等的機會，參與學校所有活動，甚至得到優異的成績。

健聽學生在計劃下學會包容別人，關懷身邊有需要的人，他們所學的不單是德、智、體、群、美，而且加上靈性的培育，共融氣氛遍佈校園，師生之間互相關懷。

可惜計劃的資助將於本年 7 月完結，在缺乏資源下，本校可能再也不能承受這計劃，我們師生為此而感到難過、可惜。

我們絕不希望一個成功而有效能的聾人教育計劃就此完結，在此懇請政府能實施支援，讓主流學校繼續推行手語雙語計劃，讓我們的聾生有更好的教育，更好的將來。

吳潔蘭

21 / 5 / 2014

給行政長官梁振英先生：

你好！我是沈栢基，聾人。我以前在聾人學校讀書，由於我校禁止使用手語，每天都要整天瞪着眼睛，靠自己的努力嘗試看老師的口形和自己的剩餘聽力來學習，浪費了很多寶貴的學習時間。現在有些聾童比我幸運，可以在「手語雙語共融教育計劃」下長大。我常常想像如果我像他們在這個環境下長大，把握更多學習的機會，吸引更多重要的知識，我的前景會不會一片光明？

由於大部份香港聾童的父母知道聾人學校的教育質素差，而要求安排自己的聾人子女入主流學校就讀。他們的學習一般比健聽學生困難，尤其是那些要求學生透過聆聽去學習的學習活動。教育電視的節目也沒有附加中文字幕和教師講課時說得很快，聾童仍要繼續瞪着眼睛去看影片裏主角和老師的口形，還要極力猜想他們在說甚麼，不難想像聾人學生在主流學校裏學習是何等吃力。健聽學生要學習新知識，即使沒有語言或溝通上的障礙，亦未必容易，而聾人學生更要先經過一輪極費神、不甚準確、帶着猜度成分的唇讀去猜想片段中人物的對話，然後才透過這樣的猜想去「學習」新知識，這無疑是大大的加重他們的學習壓力，漠視聾人學生的需要，沒有幫助他們有效學習，窒息他們的學習進度。

我以前曾經在「手語雙語共融教育計劃」下工作，差不多有三年了。香港手語對我和聾童來說，是一條很重要的學習渠道，不二法門。聾童可以在「口語」和「手語」雙語這麼豐富的語言環境下學習，有效地減少他們的學習壓力，讓他們可以跟上健聽的學習進度。我深信只有這樣才能夠保障聾童的學習機會。

香港政府 2008 年 5 月 1 日已經簽署《殘疾人權利公約》，公約清楚地寫下要確保殘疾人士學習時沒有障礙，保障他們在普通教育系統中獲得必要的支援。但是，事隔六年，仍然沒有顯著的進展和改善。所以我希望香港政府能大力支持和資助「手語雙語共融教育計劃」，讓其他主流學校採用這計劃和支援聾童學習，讓聾童他們能夠通過這條學習渠道而學習，保障聾童的學習機會，。

請支持「手語雙語共融教育計劃」，萬分感激！

沈栢基

2014 年 5 月 20 日

致行政長官梁振英先生：

你好！我是一個在九龍灣聖若翰天主教學校任教學手語雙語共融班的聾人老師。我的小學、中學都在真鐸啟喲學校成長，那間曾經是特殊學校，以口語教學，有部份同學本身理解能力不差，只是對口語一竅不通，導致他們放棄學習。要是加入手語教學，說不定能重拾他們對學習的興趣。有聾人在主流學校讀書，她坦言上課時很吃力，又要扮明白，這種心情是非常無奈。因此，我很支持「手語雙語教育共融計劃」，因為我覺得手語是聾人的語言，對我們來說非常重要。健聽生也能學手語跟聾生溝通，減少溝通障礙。另外，聾生除了學本身的語言外，也能學習口語。聾健生可透過手語學習，增加豐富的想像力，因為手語能表達空間，較易理解。聾健學生既能手口並用，一舉兩得，盼望政府能在主流學校繼續手語雙語教育共融計劃，讓更多聾健生受惠。

祝

生活愉快！

九龍灣聖若翰天主教小學

林美玲老師啟

21-5-2014

敬啟者：

本人是九龍灣聖若翰天主教小學的老師，參與「手語雙語共融計劃」已六年多。作為前線教育工作者，我深深體會到此計劃的意義和對共融教育在香港發展的重要性。

這些年來，在香港中文大學學者和工作團隊的支援下，一個個聾生在我校跟其他健聽同學一起學習、一起參加活動、一起成長，聾生在學校從不感到孤單，也從沒受到歧視，反而建立起友誼和自信；同樣地，健聽同學視聾生如其他同學一般看待，大家利用手語或口語作為溝通的橋樑，學校營造了兩文四語—粵語、普通話、英語和手語的共融氛圍，關愛文化。無論我們付出多少時間、精神、心機都是值得的。

眼看「手語雙語共融計劃」或許會因為資源不足、不明朗的情況下叫停，我心中不禁慨歎，甚至哽咽着說不出話來。一個能夠令聾健學生同得益處的計劃如果不能延續下去，實在可惜。

我明白計劃需要投放一定的人力、財政資源，單靠學校本身的資源絕不能成事。另一邊廂，中文大學為了籌措經費而歷盡難辛地成功接觸不同的基金，也不是計劃長遠發展的有利條件。聽過這計劃的人，到校探訪和觀察過課堂和校園生活的人，無不為之感動和覺得計劃非常具意義。

我相信社會是需要多元化發展的，教育也需要多元化，「手語雙語共融計劃」能做到融合教育的根本精神，讓有特別需要的學生切切實實地在平等和諧的校園環境生活和學習，將來，社會上就會有更多人懂得關心身邊有需要的人。希望政府能支持「手語雙語共融計劃」的持續發展，不勝銘感。

此呈

香港特別行政區首長

梁振英先生

九龍灣聖若翰天主教小學

陳藹欣老師謹上

主曆二零一四年五月二十日

尊敬的行政長官梁振英先生：

您好，我是香港中文大學手語及聾人研究中心的一名研究員。有關手語雙語共融教育的好處，項目內的聾健學生與他們的家長都已經用親身經歷告訴您了，我也沒有必要贅言。我想要告訴您的是，手語雙語共融教育計劃的延續，不僅僅是對聾童，而是對整個香港社會都大有裨益。而這個項目傳達的理念，正是爲了構建一個理想的社會，一個沒有障礙的共融社會。

手語雙語共融教育計劃真的是一個很棒的教育計劃，在計劃下的課堂裏，聾的小朋友並不是被當作特殊的個體，而是由聾健老師與健聽學生一起，為他們建構了一個讓他們不顯得特殊的沒有障礙的環境。如果您有機會去見一見他們的課堂，就一定也會這麼覺得。失去聽力並不意味著失去受教育和學習的能力，失去與健聽同伴交友的權力。而在這個項目中，所有人正在努力做的就是要建立一個讓他們不需要聽力也能夠愉快地獲得語言、融入課堂、獲取知識、追求屬於自己的人生的，沒有障礙的環境。

其實不止是聾童，當一個人在某一方面顯得特殊，這並不代表他/她就必須面對所有一切理所應當伴隨而來的挫折和障礙，因為那些隨之而來的障礙，大部分都是社會帶來的，是組成社會的每一個個體，也就是我們帶來的。是我們在冷眼旁觀，是我們在說：你做不到，因為你聽不見/看不見/自閉/喜歡同性/是有色種族/貧窮。這當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夠解決的問題，但在一個沒有障礙的環境中，每個孩子都會看見彼此的努力，一起成長，那些孩子就不會有一天變成醜陋的我們，不會因為樹木而否定樹林。在這個項目裏，我們看到的正是這樣一個前景美好的社會的縮影。

儘管目前計劃中，一個年級只有幾位聾生受益，但當這些聾生長大，成為了社會棟樑，人們就會明白一個道理：並不是聽障為聾人豎起了處處碰壁的高牆，而是他們成長的環境、是他們碰到的同學、老師、陌生人，決定了他們能否破繭成蝶。而在這樣一個沒有障礙的環境下長大的健聽孩子，在進入到社會之後，也會如一股清泉注入，把這種包容與理解帶到全社會。

手語雙語共融教育計劃是一顆種子，如果能夠獲得灌溉，總有一天會成長為一棵蓊鬱的大樹，而當這棵大樹開花結果，共融的理念將會逐漸滲透到香港的整個社會。

而現在，這個才剛剛起步的計劃卻無以為繼，這對於過去七年來為了構建這個無障礙的環境而付出了無數心血的教師、研究員、家長以及孩子們來說，是非常殘酷的一件事，而對於香港社會來說，失去了這樣一個堪稱理想社會典範的優秀的共融教育計劃，也是非常大的一項損失。

這些年來，許多國外學者專家都前來探訪過這個計劃，他們都驚訝于雙語共融的理念竟能在香港實現得如此自然。在亞太各國，乃至於在世界各地，都少有像香港這個計劃這樣基於理論且成效顯著的針對聽障兒童的教育計劃。而如果他們得知這樣一個優秀的計劃，卻未能獲得政府的支持而即將面對中止的命運，是不是也會感到遺憾，而對一向以包容與平等著稱的香港政府抱有疑問呢？

萬望您能夠聽一聽我們的心聲，想一想香港的未來。手語雙語共融教育計劃需要政府的支持，才能夠繼續發展，我們相信在不久的將來，這個計劃也將成為政府執政能力的重要證明，讓全世界看到香港在特殊教育、在平權、在構建無礙社會上作出的努力。

祝您愉快！

程琪

香港中文大學手語及聾人研究中心

我是一名聾童家長，亦是一名有數年教導聾生經驗的老師。我的兒子現時六個月大，於出生後在醫院新生嬰兒聽覺測試中不及格，後被診斷為雙耳中度聽障。

我是香港中文大學手語語言學系碩士畢業生，曾經在聾校任教一年，後來以中大同事身分在本港唯一一所推行手語雙語共融教育的小學工作，其後再成為該校老師。我深知道手語，作為一種語言，對於一個聾人的認知、學習、社交都極為重要。其實起初我對共融計劃心裏也有點疑惑，因為知道聾生的學習問題不少，覺得要分別，甚至是個別照顧他們的學習需要，所以我覺得他們似乎在聾校學習更好，。

可是，隨著過往數年的觀察，沒錯，我發現到有部分聾生需要較多第二層甚至第三層支援才能在大班學習，但其實他們跟其他學生沒大分別，因為不少學生也有補習，也有家庭支援，聾生只是因為需要透過手語學習，而不能在家或在私人補習中得著適切的支援，才要中大同事提供第二層和第三層支援吧！現在回望，比較聾校與我現職學校的共融計劃，我真心認為後者的共融計劃優勝得多，其中一點是聾校學生少，競爭少，聾生對自己的要求不會高，而且聾校亦常刪減和簡化教學內容，因此聾生未能全然發揮他們的學習潛能。

再者，共融計劃的得益者並非只是聾生。社會重視學生的德育成長，「關愛」，並不是口號，也不是腦裏空泛的概念，亦不僅是心中的一分感動，在推行手語雙語共融教育的校園中，因著聾生的存在，健聽學生每天都有機會實踐關愛，他們亦從聾生身上得著激勵和鼓舞。這分關愛亦漸漸不只在聾生身上，整個校園可說是瀰漫著關愛的氣氛。

最後，若這共融計劃真的要終止，將會是香港聾生的大損失，他們只能夠選擇在聾校或普通的主流學校就讀。若在普通的主流學校就讀，每天上學八小時就是在課堂裏靠讀唇去猜老師說甚麼，沒有聾人老師再楷模，沒有聾人同學作伙伴，學業及社交成長因此面對重重困難。對於普通的學生，每天的學

習，已經是充滿挑戰，因為每一節課都在學習新事物，對於聾生，還要加上聽不見、聽不清的障礙，我認為這成為了他們不必要的負擔。政府推行母語教學，手語正是聾人的母語，政府若不提供機會讓他們在學校透過手語學習就是不公平對待，沒適切地照顧他們的特殊需要，沒有讓他們的學習潛能得到完善的發揮。

我的兒子，「只是」有中度聽障，但我仍極希望他能在手語雙語共融教育計劃中成長，我深信所有清楚認識手語和聾人需要的聾生家長也會這樣想。我亦難以忘記我認識的聾人朋友每次分享他們在主流學校中掙扎求存的辛酸。

在此，套用我一位聾人朋友的「金句」，也是我很喜歡的：「聾人需要的不是同情，而是公平的機會。」

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議員：

我希望透過此信分享為甚麼會支持手語雙語教育。我是健聽，亦沒有家人是聾人，只是在畢業之後加入賽馬會手語雙語共融計劃，在九龍灣天主教聖約翰小學工作過半年，才有機會對聾人和該計劃有所接觸。在這短短半年的時間內，我看到手語雙語教育不論對聾生或健聽生都有正面的影響，而且令我很深刻，亦很認同這計劃的理念。

在共融學校，我體會到對聾生來說，手語是很重要的。我所看到的，聾生就算配戴了助聽器，甚至耳蝸機，他們只是多聽一點，若只跟他們用口語說話，他們都未必聽不清楚，或只能聽到句子的一部分，可能要重覆多數遍才會明白。如果是嚴重聽障的同學，口語溝通就十分花費時間，因為他們根本就接收不到。所以若只用口語去教聾生，這只會是事倍功半的事。手語是聾人無障礙地接收信息的方法，可能你花上半天跟聾生口講地解釋，也不及數分鐘的手語交流。我在共融學校裏也想像過，若這兒的聾生在沒有手語的環境下學習，每天只望著老師口型，試著猜老師說甚麼，相信他們亦很難積極的舉手答問題和向老師發問了，亦會討厭學習，所以在共融學校學習的聾生應是挺幸福。

除了可以吸收到課堂的知識外，我認為另一幸福處是有聾人老師的支援。固然聾人老師很大的功用是以手語傳授知識，另一個很大的作用是跟聾生的分享，聾人最明白聾人的，遇到麼的困難，有過怎樣的經驗，可以互相分享，這對聾生成長有所幫助。

雙語共融對健聽的學生亦有好處，除了認識聾人及學到手語外，亦會學到守望相助，好像在沒有翻譯的時間，同學會很樂意的做翻譯，讓聾生亦知道老師在說甚麼，不至讓聾生遺漏重要的消息。這推己及人的行為亦是能在共融學校裏看到的。

文明的社會是應讓孩子去發展所長。聽不到已不是不能克服的問題，只要有足夠合適的配套就可以，況且香港是一個富足的社會，「做不到」不應是問題，問題是做或是不做。若我們視每個孩子都是珍貴的，只要是做到的，就應去做一切盡可能幫到他們的，讓他們有更好的未來。之前聽過有聾人能考上大學，但是沒有翻譯支援，所以不讀大學。因為支援不足，白白失去了一個上大學的機會，這是令人很遺憾的事。我接觸的聾人都很聰明，有不同的天分。礙於以往對手語的誤解、教育支援不足等問題，升學進修是困難的事。他們不是不夠聰明、不夠努力，只是欠缺一個公平的機會，這是十分可惜的。

我希望政府能夠給予資源讓雙語共融繼續發展下去，讓更多聾人得到公平學習的機會。而這支持不是短期的，而是持續的。另外亦要多方面支援，包括老師培訓、手語傳譯、硬件配置等，讓聾生也可以快快樂樂地和健聽學生一同學習。

黃悅彤

2014年5月20日

行政長官梁振英先生：

我是賽馬會手語雙語計劃中的一名研究助理，現在九龍灣聖若翰天主教小學擔任支援工作。雖然進入計劃才一年，但這一年讓我深刻體會到手語雙語計劃對聾童成長是多麼意義重大。

聾童的聽力固然有缺陷，但他們可以藉助手語跟健聽人一樣學習、生活。當健聽孩子開始咿咿學語的時候，聾童也一樣開始用他們的肢體來表達自己的思想與情感。手語作為一種有成熟語法的自然語言，是幫助聾童學習的最有效途徑。事實證明，在日常教學中加入手語教學可以讓聾童更快更準確地掌握所學內容，並且可以調動聾童的學習積極性。比起以往單一的口語教學，手語雙語教學模式彌補了聾童聽覺上的弱勢，使他們覺得課堂氛圍更加親切，更願意主動表達自己的意見和想法，參與課堂討論。手語教學讓聾童受益匪淺，口語教學更是必不可少。有許多人認為聾童學習手語會影響其口語發展，但手語雙語計劃中的聾童，口語發展正常，有些聽力程度較淺的聾童甚至可以和健聽人用口語正常交流。除此之外，一些聾童在參加計劃后性格與習慣上也發生了巨大轉變，逐漸變得更加活潑、開朗，能主動與同學交流，積極參加各類活動以豐富自己的課餘生活。此外，聾人同事能夠以老師的身份參與教學，一方面提升了聾人群體的社會形象與地位，另一方面也給聾童起了很大的榜樣作用。

手語雙語雙語計劃不僅使聾童獲益，對健聽學生的學習、成長也有很大幫助。計劃使得更多人對聾人及聾人文化有了正確而深入的了解，也使健聽孩子從小豎立起了平等互助、關懷他人的意識。在這所學校裏，聾健孩子一起在操場上肆意玩耍，在教室裏認真做功課，在禮堂用心排練手語歌，在白紙上描繪自己的夢想……每一幕都充滿了愛與感動。

我衷心地希望手語雙語計劃能夠在主流學校繼續推行，可以讓聾健學生繼續共融相處，健康成長！

此致

敬礼

趙文婧

2014/5/25

致行政長官梁振英先生：

你好！我是潘頌詩，雙耳皆是嚴重至極度的聾人。我現任香港中文大學手語及聾人研究中心的初級語言研究助理，獲派往實行「手語雙語共融教育計劃」的聖母院書院工作。手語教學和推廣聾人文化是我的主要工作，我和中學健聽老師在中一級甲班聾健共融班進行協作教學，聾健學生一同學習。在手語雙語教育的支援下，聾人學生（簡稱聾生）獲得平等教育機會，健聽同學學習多了一種新語言——手語的，同時學習如何尊重和接納聾人，聾健學生相處得很融洽。我見證聾生開心地學習和生活，可說見他們是香港甚至亞洲最幸運的聾生之一。

我不像「手語雙語共融教育計劃」的聾生那麼幸運！我小時在兩間聾人學校（簡稱聾校）讀書，這些中小學校採用口語化教學，大部份老師用口語教學，有時用手語，影響聾生的學習的動機和成效。校方認為聾生的學習能力不及普通學校學生那麼好，所以刪減課程內容。校方說聾生不能參加中學會考如中文、英文、數學、文科課程和理科課程，並說聾生只能參加美術、縫紉和陶藝。校方這樣做，浪費我和聾同學的寶貴時間，而剝削了我們的平等教育機會，更使我們失去了機會參加中學會考的主科課程，最後我們被迫長期面對升學和就業困難！

為了取得將來升學和就業的入場券，我在聾校中五畢業後，便轉往普通中學重讀中三。班中只有我是聾人，在缺乏手語支援下，我每天全日在上課時要看着老師的口型（稱為讀唇），同時猜想老師的授課內容，學習成效大打折扣，感到太辛苦了！雖然老師和同學對我很好，但是我失去了學習動機，好不容易取得會考合格，最後我決定放棄升學，便立即踏足社會當匯豐銀行保險文職工作。

我想繼續升學，可是當時香港缺乏聾人教育支援服務，便決定去美國升學。當地實行美國殘疾人法案（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 of 1990）後，更多殘疾人可以接受平等教育機會，這項法案為他們升學和就業之路開大門，聾人能夠當管理層、醫生、律師、教授等並不出奇。當地中小學校和大專院校提供聾人教育支援服務如手語翻譯服務，讓聾生接受平等教育機會。我已持有美國大學數學學士學位，現讀香港教育學院的特殊教育學士兼讀制課程，希望將來做個特殊教育老師。

根據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公約》的內容，2008年8月31日，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公約》正式在中國生效，並同時適用於香港和澳門特別行政區。這意味著香港政府需要落實執行《公約》訂立各項有關殘疾人士基本權利的標準要求，和履行其所應承擔的責任與義務。

根據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公約》的第二十四條——教育：

（一）締約國確認殘疾人享有受教育的權利。為了在不受歧視和機會均等的情况下實現這一權利，締約國應當確保在各級教育實行包容性教育制度和終生學習。

（三）締約國應當使殘疾人能夠學習生活和社交技能，便利他們充分和平等地參與教育和融入社區。為此目的，締約國應當採取適當措施，包括：

(2) 為學習手語和宣傳聾人的語言特性提供便利；

(3) 確保以最適合個人情況的語文及交流方式和手段，在最有利於發展學習和社交能力的環境中，向盲、聾或聾盲人，特別是盲、聾或聾盲兒童提供教育。

（四）為了幫助確保實現這項權利，締約國應當採取適當措施，聘用有資格以手語和（或）盲文教學的教師，包括殘疾教師，並對各級教育的專業人員和工作人員進行培訓。這種培訓應當包括對殘疾的瞭解和學習使用適當的輔助和替代性交流方式、手段和模式、教育技巧和材料以協助殘疾人。

（五）締約國應當確保，殘疾人能夠在不受歧視和與其他人平等的基礎上，獲得普通高等教育、職業培訓、成人教育和終生學習。為此目的，締約國應當確保向殘疾人提供合理便利。

聾人需要的，不是同情，而是平等機會！

我希望香港政府能夠全力支持「手語雙語共融教育計劃」的教學模式！普及至更多主流中小學及特殊學校，讓更多聾健學生受惠！謝謝！

潘頌詩上

二零一四年五月二十一日

親愛的行政長官梁振英先生：

本人是九龍灣聖若翰天主教小學的一位老師，現希望以個人身份發表一些對融合教育及手語雙語共融教育的看法和意見。

自政府推行融合教育政策以來，學校會在統一派位其間收到不同類型的學生，當中有不少是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包括讀寫障礙，自閉症，過度活躍，專注力不足，有限智能，語障，聽障等。本著有教無類的精神，本人覺得無論遇到任何學習需要的學生，也應該一視同仁，給他們提供公平的學習機會，但當一個班房裡面對不同類型學習需要的同學，老師有時真感到有心無力，一方面要提升能力高同學的學習效能，一方面要幫助有特殊學習需要學生跟上進度，除了老師，學生和家長也感到疲於奔命！在夜欄人靜時，本人也常常反省是否有愧於學生？

感謝賽馬會資助香港中文大學的手語雙語共融教育計劃，為學校提供資源，現在我的班房內有多一位聾人老師，除了以手語幫助聾學生外，還幫忙協助其他有特殊需要的學生，令我覺得不是自己一個孤軍作戰，有特殊需要的學生也能得到適切的照顧。

反觀現在政府提供的資源實在嚴重不足，一萬元一位特殊需要學生的資助實在跟不上通脹，學校要聘請職業治療師，輔導員，開設不同的小組給不同需要的學生，這些服務佔了很大部分的開支，學校已沒有足夠的資源再聘請額外的老師在課堂支援，但在我個人認為，課堂內的額外支援是最能幫助到學生的。

另外，政府提供了資源後需要學校提供大量的文件和報告，令老師在教學工作外更百上加斤，無疑是減少了直接幫助學生的時間，大量的行政程序也必須要檢討。

眼見賽馬會的資助在今學年完結，手語雙語共融教育計劃前路茫茫。希望政府能增加撥款，讓聾生和有特殊需要的學生得到適切的幫助。

希望特首先生能接納本人的意見，如有問題可直接致電 與本人聯絡。

蔡碧玲老師
九龍灣聖若翰天主教小學

行政長官梁振英先生：

支持手語雙語共融教育

本人是香港中文大學手語及聾人研究中心的研究助理，負責手語雙語共融教育計劃，主要職責是在九龍灣聖若翰天主教小學內，與學校老師或聾人老師協作教育聾生。

能夠參與全亞洲唯一的手語雙語教學計劃，我感到很高興。此計劃於國際聾人教育界已略有名聲，不時有外國學者到校參觀借鏡。但更高興的，當然是有幸陪伴聾生成長，以及見證聾生和健聽學生之間的友誼。

為何聾生需要手語？

部份聾生配戴助聽器或安裝人工耳窩後，聽力尚可，口語能力足以應付日常溝通。然而課堂內容對小朋友來說，畢竟是新鮮艱深的概念，隱約聽到加猜測並不是學習良方。所以本校共融班上課時有兩名老師，學校老師以口語講課，另加一名聾人老師或懂手語的健聽老師以手語協作教學。使用聾生能夠完全接收的語言——手語，聾生不用擔心聽不到或聽錯，與健聽同學終能於相對公平的起跑線上奔馳。

再者，科技並非萬靈丹，有部份聾生即使使用了該類助聽器材，依然聽不到，主要使用手語。如果學校沒有了手語協作教學，可以想像他們每天只會呆坐於課室中。將有特別需要的孩子扔於主流學校，卻不加以適當支援，就稱之為融合教育，是多麼的可笑——他們只是存在於主流學校當中，卻根本沒有接收到任何教育。

為何聾生不「融合」於其他主流學校？

政府高舉所謂的融合教育，實行方法卻只是每年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人數提供津貼予學校，讓學校每年斷斷續續地依靠質素參差的外購服務，毫不負責。政府不用費神策劃，學校可收特殊生扮融合，服務機構有錢賺，看似是三贏；輸的卻是可憐的孩子！

要幫助聾生，只有政府持續支援發展手語雙語教育，讓某些主流學校收到一定數量的聾生。如本校每年收約六位聾生，他們之間可以互相扶持，而校方亦可持續累積教導聾生的經驗。請不要逼使他們孤單地散落於一間一間沒有手語的主流學校。曾聽說過其他主流學的聾生不肯戴上助聽器，因為同學少見多怪，而全校唯一的聾生亦因此自卑起來，不敢正面面對自己的身份。慶幸本校聾生不只有同儕，更有聾人老師作榜樣。是以聾童們都能正面面對自己的聾人身份，積極面對困難，發展所長。

為何聾生不上聾校？

萬一本計劃不能持續，而聾生需要手語，就只能上聾校。學校是社會的縮影，然而聾校只有聾生，難以模仿社會真實情況，難以使聾生作好準備將來投入社會。眼見本校聾生和健聽同學相處融洽，雙方均會以手語、口語或其他方式溝通，深感這樣才是一個理想的社會縮影。聾生不會害怕面對健聽人，而健聽學生也學會與社會上不同需要人士平等相處。

手語教育和接觸主流社會的機會，只是政府製造出來的假兩難。事實上兩者大可以並存，但政府卻迫聾生和家長二選一，完全沒有嘗試為學生尋求最大的得益。希望政府跟從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公約，發展手語支援，並為特殊需要學生提供最合適的教育。是以在聾校以外，應讓聾生亦可選擇在主流學校接受手語教育。

為何健聽學生也支持本計劃？

聾生並不是本計劃的唯一受惠者，健聽學生同樣獲益良多。自 1997 年起，教育局強調兩文三語，期望學生能跟不同語言的人溝通。本校的健聽學生，更是精通兩文四語——多了香港手語。當中更有學生年紀少少已立志將來成為手語傳譯員，為共融社會出一分力。

為何政府不支持手語雙語共融教育？！

七年來本計劃的成效大家有目共睹，聾生在本校健康成長，都是身心健康又有自信的孩子。可惜賽馬會的資助即將完結，如果政府不接手支持，如果教育局依然不負上早該負上的責任，逼使計劃不得不結束，實是一大憾事。

譚啟聰是本計劃中的小一聾生，有天他問老師，如果計劃停辦，現在的幼稚園聾生畢業後怎麼辦？連幾歲孩子也懂得為他人切想，希望政府同理心不會比幾歲孩子薄弱，能夠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本人懇請政府支持繼續發展手語雙語共融教育，在特定主流學校內尤其就以下三方面提供持續的支援：

1. 有長遠策略訓練老師手語
2. 訓練聾人成為教師
3. 安排以手語協作教學的人手

敬希政府好好考慮以上建議，使聾生能在主流學校中接受手語雙語教育，讓聾生和健聽學生得到最合適的教育。

香港中文大學手語及聾人研究中心研究助理

盧可人謹啟

2014 年 5 月 21 日

行政長官梁振英先生：

你好!我是聾人大學生，讓我告訴你這個故事。我出生於平民家庭，自小在香港聾校接受教育，父母也從來沒有為我計劃過甚麼升學計劃、就業的康莊大道。當然，入大學這目標是有的，可惜這個目標，在經歷了大專的融合教育後，已經化為了灰燼，因為天生完全聾的人讀大學很困難，根本不可能實現。經過兩年的工作，在身邊朋友和上司的鼓勵下，終於我報讀了香港教育學院特殊教育的課程，獲得取錄後，開始了一個我從來沒有想過的教育路程，真的沒想過以自己的能力竟然能入讀香港的八大院校，最驚喜的是教院願意提供手語傳譯服務，這是香港聾人教育的突破。我必須要感謝為支援聾人學生在教院學習而默默工作的所有人，為我們提供各種安排包括手語傳譯服務、攝影器材等等，多謝課程的老師和同事們的幫助和配合包括安排、筆記、選科諮詢等等，他們都盡心盡力，在準備課程內容及在課堂內也為我們聾人學生作出教學上的調適。沒有他們在背後的努力，我們聾人學生根本不能在教院裡輕鬆愉快地學習。

上學期修讀了三個課程，有了手語傳譯服務，讀得較輕鬆，不用比別人加努力，終於能夠公平地學習。與大專相比，那個時候我需要比別人努力幾百倍才能拿到好成績。在大專學習的時候，由於生理上聽覺接收不到口語的資訊，每天留在課堂發呆，下課後只好借了不少中英文書，靠看參考書去補足課堂上接收不到課堂內容的遺漏。可是，文字符號只能表達有限的內容，加上中文（書面語）是我的第二語言，也沒有「口語」的語料輸入和老師所分享的個人經驗，我理解書本內容時有點吃足苦頭，用中文思考後再翻譯成英文的過程真是又漫長又辛酸。對於我來說，最直接有效的溝通方法是手語，因為我的口語發展較其他健聽小孩慢，直至進入聾校才有機會接觸「手語」，我才開始擁有我的母語——手語，其後再學習第二語言（中文及英文）。現時在香港教育學院的課堂裡，有了手語傳譯服務，我不用比別人花上更多的時間去找看參考書，也不會再有在課堂上接收不到資訊的情況，我還有時間做我喜歡做及認為重要的事。除了中文和英文都是香港的法定語文，身為聾人使用多一種語言—香港手語，在不同環境內運用三種語言的輸入輸出(包括香港手語、中文及英文)，在一個學期內一定進步了不少，讀得較輕鬆。我現在終於明白了「愉快地學習」的意義，

不是為了向別人證明聾人能力，而是在沒有原因下學會新知識，比較快樂。

修畢第一個學期的課程，我上網去查成績時，還是有些緊張，看到結果時，我簡直不敢相信！我竟然得到了成績良好。教院作為全港第一所大學提供手語傳譯服務，作為教院的學生我很自豪，我很希望其他大專院校能仿效教院，將來為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提供一個合理公平的學習環境。還有，我希望政府根據聯合國人權公約，無論在主流學校或特殊學校發展手語雙語教育，最重要的是要有長遠策略訓練老師手語，訓練聾人成為教師、社工等等。

讀香港教育學院特殊教育學士的聾人老師
魏美珍